

■工友情怀

知己难忘

□黄茨娅 文/图



去年的春节，我突然接到一个远方的电话，不曾料到，是我的老师林医生。我和她一别多年，这些年因为工作太忙而失去了联系。听到她那熟悉的声音，我的内心十分激动，当晚便在自己的相册里，翻出这张珍贵的照片来，一别二十来年，心头涌上这么一段难忘的师生情来……

那是一天晚上，我在妇产科值班，突然来了一位妇产科急腹症的病人。紧急手术！因人手不够，妇产科主任林医生点名要我这个实习生当器械护士。就在我们全神贯注地进行着手术的时候，林老师说了声：“递2号止血钳。”我听错了，递了一把大号的止血钳。林老师一看，立马把脸拉了下来，把我的钳子一丢，重重地说了声：2号止血钳！我满是不安、小心翼翼地递了过去。手术台上，总算领教了这位妇产科主任的厉害。

有一回，我走进医生办公室

去找17床的病历，林老师刚好从里面的房间里走了出来。她一看见我就说：“小娅，为什么躲着我？是不是那天晚上我对你太凶？”我被她拉住坐下，第一次打量了她，高高的颧骨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其实她很漂亮。

我被她的那一番诚恳的话语打动，我对老师说：“很是敬佩您的医术，给您提个意见，别对实习生那么凶好吗？”林老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第一次听到有人向我提意见，好的，我一定改！”从此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尽管她年长我很多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。技术上，她总是耐心细致地指点我，生活上，她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。那么多年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

有一天上班，我突然接到林老师的来信，说是要调回老家广东。原因是在市医院给一个病人做妇科手术的时候，因那病人的

病情危重，有生命危险，今后也不能再怀孕了，林老师为了救人，给那女人做了结扎。结果，那女人的男人蛮不讲理，喊了一大帮子人，围攻了她的家。这使她伤心至极，决意要离开养育她成长20年的土壤。

她在信中说：手续已办好，你能否赶回来见上一面？读着老师的信，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。和老师相处多年，她的敬业，她的医德，是我见过的医生里面最棒的。我立刻请了假，火速赶回了市里，与林老师最后一别。

那一天下午，我和市医院一大帮医务人员一起，欢送林老师上车。就在林老师快要蹬上车的一刹那，我走了上去，眼含热泪，紧紧地拥抱了林老师说：“人生难得一知己，今日离别何日见……”第一次看见，这位在手术台上是那样威严的女人，也在这离别的时刻，两眼饱含着泪花。

■青春岁月

新中国应征的第一批女兵

□杜莲英 口述 牛润科 整理

我叫杜莲英，1931年出生在陕西省周至县县城。1950年冬天，18岁的我从陕西省周至县中学应征入伍，荣幸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学校卫生所里的一名卫生兵。

当时，因为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应征的第一批女兵，加上在我们县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参军，就成了轰动县城的喜讯，所以前来我家贺喜的人不断，于是我的应征入伍，就成为我们家的骄傲和光荣。

入伍后，由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，加上领导和同志们热情帮助，我渐渐地成了我们班里的业务尖子。到入伍的第二年，我就荣幸地当上我们班的班长。因为我们学校的学员是新中国成立后面面向全国招的第一批，而这些

学员又都是专门为抗美援朝培养的业务骨干，所以我把我的全部都用在保证了学员的身体健康上，从而也实现了自己不能亲上战场奋勇杀敌，在后方也能为抗美援朝做贡献的理想。

让我最难忘的是，我们的所长和护士长，两位老红军，他们既是我的首长，又是我的父母。在工作上，他们对我的要求特别严格，可是在生活上，他们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，让我一生难忘。

记得有一年过春节时，怕影响工作，我坚持战斗在工作岗位上，所长发现后笑着命令我：“小鬼，快回家看看你的父母去吧！”还有几次过节时，所长怕我想家，就把他自己的首长饭送给我吃，即使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动得我两眼热热的！可以说，我



的不怕苦、不怕累、吃苦在前、享受在后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就是这两位老红军传给我的。

如今我已经80多岁了，离休后在山西养老。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，我当卫生兵的这段幸福经历，是为我的人生写下的最灿烂的一笔。更让我骄傲的是，我是新中国应征的第一批女兵！

■家庭相册

无法寄出的信

□佟雨航 文/图



您。小屋里有小炕，还搭了一个小锅小灶。您把小屋打扫得干净整洁，墙上贴了一张胖小子抱鲤鱼的年画。

我家离您家只有两里路，我家住在前屯，村小学就在您住的后屯。我上小学时，遇到刮风、下雨天气，您就接我去您家住。我很喜欢住在您家，因为只要我一去，您就会给我烙油饼吃。金黄金黄的油饼，那香味至今弥漫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晚上，我躺在被窝里，您手擎一根长烟袋，吧嗒吧嗒地吸。暗夜里随着红火头一明一灭，一个个民间传奇故事便从您嘴里飘了出来。

单过的那几年，是您最美好的时光。姨妈们和我母亲轮流去看望您，每次去都会给您带去一些好吃的和衣物。您一个人吃穿不愁，日子过得悠哉快哉。可是，厄运偏偏还是不肯放过善良的您。

73岁时，您得了老年痴呆症，人时而清醒，时而呆傻。那时老舅已经搬出去另起炉灶，三间草坯房只住着您和三舅一家。三舅主动提出赡养生病的您，其实是贪图那三间房产。三舅妈待您不好，因为怕您在炕上抹屎抹尿，就经常饿着您，不把母亲和姨妈们买给您的糕点拿给您吃。为此，母亲没少和三舅、舅妈吵架。最后，母亲把您接到我家里伺候。

您在我家住了半年多，有一天，突然清醒的您非要母亲把您送回三舅家，母亲怎么劝都不行。您回到三舅家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。至此，我们才明白，原来您知道自己不行了，要“叶落归根”。

一晃儿，您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。都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但现在每每想起您苦难的一生，我仍控制不住要落泪如雨。

外婆：

无论天气怎样，每到祭日，我都会回乡下去祭拜您。

您4岁时就被父母送与外公家做童养媳，6岁时被外祖父一根扁担、一头箩筐里装着外公，另一头箩筐里装着您，从山东逃荒来到黑龙江。在黑龙江一个叫刘家沟的小村落，15岁的您与17岁的外公结为了夫妻。

您一生共生养了四儿四女。生三姨时，您患上乳腺病，由于没钱上城里医治，找了个江湖郎中为您做了乳腺切除手术，不知是手术时切错了哪根神经，总之，术后您便留下了跛脚的毛病。

但苦难并未就此戛然而止。您32岁时，最小的老舅还在襁褓之中，外公便染上恶疾去世，留下您和8个从1岁到16岁的孩子。您没有再嫁，守着自己和儿女们，拖着残腿，勤扒苦做，总算把儿女们相继养大成人，结婚成家。

当给最小的老舅办完婚事，您已经67岁了。因为儿媳众多，纷争不断，您提出自己单过。三间草坯房，东一间分给三舅，西一间分给老舅，中间的灶间在北面隔出一间小屋子给了

■图片故事

意外的友谊

□许双福 文/图

1973年，我11岁。那年夏季的一天，晚饭后，4岁的妹妹哭着让我带她出去玩，妈妈看到妹妹闹个不停，对我说：“带妹妹玩玩去吧！天黑了就回来。”

因为父亲所在的部队担负着国防通信保障任务，因此，部队多数都驻扎在山里或者偏僻的地方。鄂西的山又高又大，而且森林覆盖得很好，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的孩子，跟随父母到过很多地方，鄂西秀美的山水的确让人喜欢。虽然这里很艰苦，交通不便，当地老百姓生活极其贫困，但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些，对此地失去留恋。

我领着妹妹准备爬离家不远的那座小山。在过一条防洪沟时，不知怎么搞的，我跳过去一下子趴倒了，感觉右小腿火辣辣地疼。我起身一看，被腿不停



往外涌血的大口子吓哭了，妹妹见我哭，也跟着哭。

不一会儿，不远处警通连一个正在收衣服的叔叔，听到我们兄妹俩的哭声，扔下手里的衣服就往我们这里跑。抱起我，肩膀扛着妹妹，奔向卫生队。

到了卫生队，他火速叫来医生，给我缝合了伤口，又拿了些消炎药。然后一手背着我，一手领着妹妹，把我们送回了家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叔叔叫徐贵，是北京通县（现通州区）人，25岁，当兵6年了。就是因为我的受伤，叔叔当天未来得及

收的衣服被人拿走了。

从这以后，我就经常到他的宿舍去玩，他教我下各种棋，吹笛子，拉二胡，辅导我做作业。妈妈每次做什么好吃的，我也会特意给他端一些过去。

他复员时，给了我一张他的照片作为留念。看着远去的汽车，看着叔叔远远地向我招手，我哭得很是伤心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此事我仍记忆犹新，每每想起，心里依旧暖暖的。无论我入伍在边防，还是回到地方，我都与这位叔叔维持着书信和电话往来。他既是我敬重的长辈，又是老朋友，还是我孩童时的好老师。我每次去北京，都去这位叔叔的家乡看望他，近古稀之年的他，身体很硬朗，生活得很惬意，儿孙满堂，颐享晚年。

细想想，友谊是在平淡中建立，在平淡中加深，在平淡的岁月中升华，给人以无限的思念和美好的回忆，在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，让人时常想起。